

與美國日本醫學系學生 共同研究的經驗

錢 宗 良

筆者數年前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博士學位時，即有機會以資深學長的身份指導過就讀該校醫學系的學生做研究。而去年前往日本東京大學短期進修又碰巧教到一位已從東大醫科畢業的博士班學生，基本上都是教他們做基礎研究的技術，像是分子生物學中簡單的基因重組實驗等。然而從美國到日本，這些醫學系的學生或是已經是醫生，他們的學習態度及方法則全然不同。當然筆者並不想做優劣好壞的比較，畢竟這些有緣被我教到的朋友，均有他們自己的特色，因此，僅藉此機會抒發個人的特殊經歷。

我們都知道美國人是崇尚自由的，美國醫學系的學生本質上也是較為自主的。筆者有幸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認識一位天才名為賓漢 (Dr. David Bingham) 的醫學系學生，他在其第三年醫學院課程結束後休學一年，到我當時正在進修的實驗室做研究助理，共同參與小鼠基因轉殖的基因篩選工作。坦白而言賓漢的實驗運氣並不好，直到他快離開時才釣到兩株基因。然而與賓漢這位老美相處甚為有趣，他曾去過中國大陸，學了一點中國話，像是罵人的三字經他都會。賓漢非常的聰明，記憶力超強，且手腳靈敏。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能夠在

玩撲克牌時，以正常發牌速度，將五十二張牌一張一張攤開來後，再依序收起來，他的超強記憶力已將這五十二張的順序完全記住，從中截取任一張牌，其前後的牌他都記得非常清楚。而賓漢變戲法的手藝也令人嘆為觀止，他非常有興趣變魔術，紐約市有幾家專門賣魔術的道具店是他最愛逛的。賓漢曾利用機會帶實驗室的同仁參觀一家賣魔術的道具店，大家從瞭解道具的使用方法進而得知許多常見的魔術的竅門。值得特別一提有趣的一件事，是賓漢與實驗室大夥在前往中國城聚餐的地鐵車上露了一手戲法，結果半節以上的車廂乘客見到後，均一致讚賞鼓掌。讓有點害羞的賓漢先生受寵若驚。我們還開他玩笑，建議他在紐約市地鐵內表演戲法，就可足夠賺進不少賞錢了。當然，以賓漢先生的聰明才智，不可能以此為業，在他離開實驗室後，繼續完成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課程，旋即轉往加州史丹佛大學醫院神經外科。

筆者在1995年畢業返台前，又帶到一位蠻令人難忘的學生 Dr. Mason 做實驗，Dr. Mason 已是在哥倫比亞大學醫院小兒神經科的專科醫師，然而又再攻讀 Ph.D. 的課程。Dr. Mason 是非常典型傳統的美國白人，就像英國紳士一樣

彬彬有禮。雖然 Dr. Mason 已經是小兒神經科的專科醫師，在實驗室中即使從最簡單的配製緩衝液開始，Dr. Mason 均非常謙虛地學習，筆者在紐約市待了超過五年第一次碰上如此好禮又謙虛的老美，每天在我教完他一些實驗後，Dr. Mason 必定會來感謝一番才離開，讓筆者感受到非常特別。筆者畢業後返台前，Dr. Mason 與其也在哥倫比亞大學醫院皮膚科任職醫師的德裔夫人，一同邀請筆者到紐約市下城一家正宗的德國餐廳用餐，讓筆者對印象中不怎麼樣好吃的德國菜為之改觀。

筆者在去年二月接受國科會的補助，前往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院細胞生物學及解剖學教室(系)做研究。碰巧在五月時，一位已從東大醫科畢業的耳鼻喉科醫師 Dr. Suzuki 返回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Dr. Suzuki 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女醫師，曾經去過美國加州及賓州做過短期臨床研究，英文底子非常好，尤其是口語，讓人誤以

為她是在美國長大的日本人。所幸筆者所待的大實驗室是完全國際化，實驗室內有來自法國及德國的博士後研究員，因此，英文是除了日語以外實驗室交談溝通的主要語言。因為 Dr. Suzuki 與筆者有共同研究計畫的關係，然而她又完全沒有做過基礎研究，筆者於是就憑藉過去帶研究生的經驗，用英語教學的方式，教 Dr. Suzuki 基本分子生物學及基因轉殖技術。Dr. Suzuki 的好學態度，令筆者印象非常深刻，基於語言表達及領受能力差異，Dr. Suzuki 幾乎將筆者手寫的全部實驗步驟或設計草圖均整理放入她的實驗記錄簿。其實，日本人對於專業的認真，正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地方。Dr. Suzuki 除了攻讀博士學位外，仍然有兩個門診分別在東京都證券交易所及東京都郊區，因此每週有兩天早上不能到實驗室做研究，Dr. Suzuki 為了實驗進度不受影響，常常待在實驗室做實驗到午夜，再趕搭地鐵末班車回家，如此勤奮好學，真是值得欽佩。

筆者現在臺灣指導研究生做實驗，就常以在美國及日本的經歷故事，勉勵研究生好好學習別人的優點長處。筆者曾詢問日本東京大學幾位醫科畢業又獲得 Ph.D. 學位的研究人員，其實他們均早即可成為優秀的臨床醫師，然而，他們寧願選擇做研究，為什麼？他們的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自許是東京大學醫科畢業，要做一些不同於日本其他醫學院畢業生的工作。

臺灣大學目前有愈來愈多醫學系畢業的醫生有志參與基礎醫學研究，就像東京大學一樣，這正是臺灣醫學界之福。

(作者係母校解剖學研究所1989年畢業，現任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副教授)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day & night) viewed from Columbia Medical Campus